

玉井山館筆記

附舊游
日記

許宗衡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橋西雜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玉井山館筆記

此據滂喜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己巳九月。許丈海秋。遽實於我園。故舊嗟痛。海內人士。以蔭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著述。且訊遺孤蔭。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應四方學者之求。近復得筆記一卷。屬嚴生玉森校而刻之。舊游日記。則未成之書。亦附於後。我園者。當師京宣武城南去蔭居最近。故徐氏之壺園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樹如錦。蔭屢預其閒焉。丈既云逝。舊從游者。皆若虛行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事。未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酸惻。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事不一類。言近指遠。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祖蔭。

玉井山館筆記

清 上元許宗衡撰

宋王彥輔。廩史鄧內翰久遊場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同試進士。皆慳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鄧獬作狀元。滿廷稱善。況命相哉。斯言善矣。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爲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尙采外議。而密遣內侍。尤不可訓。夢賚久虛。金甌難卜。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

廩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臺拜囊封。衆侍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廚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詞曰。是何穉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

廩史鄧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鄧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鄧曰。李邕當則天時而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己誠得。然以顛狂爲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顛狂者皆僞爲耳。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

廩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

歎乃自削牘敍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語殊工亦可想見高致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俚不足稱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萬船俞迪攜其國權孳齋敦仁相國詩二冊索題一名如此石牒臺一日東詩存權以議大禮與衆不合遭貶謫工爲詩其次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疊樹連雲迥閒花繞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禽今舊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熏蒸欲菌雲出潤於泉漸黑蕭零地微鳴慘綠天岸花低倒幘溪葉暗抽鈿去聽田秧水先占隴麥年皆清麗深穩又興州雜詩云玉女蓮花艷且妍毗盧石廩滿青天朝朝國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廩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國初時罕由進士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其時軍機皆內閣人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胤範始今開以進士爲之而捐例既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

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迄喪躬而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拘攣兮則甚誤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

東坡先生寄樂城龍虎鉉丞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堅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毘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齊彭殤

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誤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嘗夜夢爲僧。因思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末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憧憧憧憧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固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末去其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因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爲僧。猶之夢王公云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爲第一。余自壬子成進士。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進卷。卽蒙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試差。辰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久。而完卷尙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沿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幸耶。

馬濟川汝楫。比部。偶見余作楷。詫曰。此君書耶。何不肖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殿廷書多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由翰林庶常改中書。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濫劣不堪識。固宜飽飲一升墨。蠹魚竟有昇仙時。上清蚪

蜩誰授之。彎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余既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興到。以意運腕。似有工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往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爲人書屏扇。常浼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人常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尙不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之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衆以爲不工。使應選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勗余習楷。且曰。此何難。君不願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一等既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者已。

余祀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百齡耶。因相與笑粲。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官寺。則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

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第五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宦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駕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遣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棋。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闕顛失香臭。矜視紛紅綠。毫釐不相照。覲而楚與蜀。誠深知爲文之難。與論文之不易也。余於友朋示讀之作。必數四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季緒則多。而元遣山則少矣。

張毅修外恭敬。嘶徒馬圉。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恭而無禮。非特勞也。且可死矣。

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滋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倣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盒。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光亦死耳。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彩與光爭死活耳。

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緩步。口復吐穢。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旣譴陋。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實則翰林中汨沒於俗學者。誠衆。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常有人。駱駝之喻。誠惡作劇也。

呂氏童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

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爲古然自晁氏外已不盡然況今耶今之子弟於見長老時稱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誠又相習稱翁其於勢位赫奕者猶謹長老而貧賤則渺之能以翁稱者卽子弟之樸愿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突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矣後此能爲此體者蓋鮮理本精而動於氣意不超而逞其詞固靡有常者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駱亦是分派不無鋪敘之繁惟司空曙意較精耳

荀子課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幼不肖之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爲事今之事殆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士大夫賓筵不戒至以駟僮市井語招謗侮甚而片言終身竟成不解抑又何也嗚乎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鞍以婦人

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邱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矻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今之友朋談讌。能知此者。既鮮。告以正言。輒迂之。如伯厚所言。蓋日笑存之矣。豈知揮塵之談。粲花之論。因匡鼎而解頤。無車公而不樂。賓筵酒坐。雅譔原多。駟僮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邸攜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邸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滎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觸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貓兒傳。郭貓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貓鳴。故名貓。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與之去。貓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謂其所守有足尙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彝諂

事韓偓。至效犬吠。使猫能如師。擧以其技。梯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感深矣。余以爲猫不
甘以猫之技。徇人人。乃以犬之吠。娛人。是豈獨師。擧爲然哉。行藏如鼠。諂媚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
師。擧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僞者易敗。徒冒驅虎之名。負重者行危。空憐蝸蟻之智。余又讀柳
子厚文。而爲之太息焉。

元李仁卿敬齋古今。難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殊爲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
義消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爲敦厚哉。若曰。氓
之始來。詐爲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
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曰蚩尤。以其爲蚩蚩之尤者。而名
之。如渾敦窮奇。構机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爲敦厚。則真臆說不足據也。

儀徵厲孝廉吉人。詳官。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所書楹聯贈余云。心上無鉤不掛事。眼中有尺慣
量人。二語若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爲進之撰句。進之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
善畫蘭竹。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徉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
戒壇諸寺。草笠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同行至山東。登岱爲道士書數十
紙。吉人因爲余索書。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君京師時。尙居南城蓮花寺。
常共飲。爲余畫蘭竹。已失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藻淋漓。一時觀歎者衆。而曹秋岳靜惕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延長令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間女。有姿色。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贖於大賈。婚有日。女知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鎮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鴛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嫗年五十餘。性侃直。僕婢小過失。必絮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曰。憎亦任之。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乎。以此爲臣則諍臣。以此爲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不如。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連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南人法。築堤捍水爲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爲相。

因宗其說。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遷民鎮見遼東廣寧前屯衛皆設法畊屯。未幾復罷。古今良法美意。有益於國。而爲衆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憚近勞。今南糧雖由海道。而夷事未靖。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之憂也。

年來鬢髮多白。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拔將鑷。好爵是靡。白髮將拔。怒然自訴。又云。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歎老。托諸文字。至於拔鑷。比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爲。抑何憊耶。往年余友黃伯厚元培。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

恐鬢之出也。日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鬢眉丈夫。拔之將爲婦人耶。古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鬢亦未爲過。然則薰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醺集。倪雨巖自修。仲穆自新。昆玉兩文學。坐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此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爲譏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蒼大驚。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庫。右倪謂行頭右庫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語。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之命名。未見以爲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痛。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由病酒肺疾發詩韻曰。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隔苦滿。肺歛腹輒破。真若爲余言者。

翰林院衙門。在東長安門御河橋西南。余改官中書後。入直時必渡橋。初時不無悵惘。因記唐趙璘因話錄。言尙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撈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撈項而望南宮也。讀者或忽略過之。余則思之失笑。

山陽潘四農丈。謂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余嘗歎頌其言。引以爲戒。然作詩時猶犯之。此中語云不足爲僉夫道也。

皮日休詩。學海正狂波。予頭向水頰。集韻烏沒切。溫入聲。謂納頭水中也。余昔泊瓜州江上。見泗水者頭出沒水中如鳬鷖。爲一詩摹其狀不得。但有句云。出沒水中如鳬鷖而已。及讀皮詩。乃知頰字之妙。偶檢

朱竹垞詩有忽焉頽清冷之句。註亦引皮詩。然則作詩當博覽。尤不可不識字也。

漢賦樸茂。至後漢漸輕麗。然如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鏗鏘陶冶。已趨聲律。而樸茂之氣仍在。必非六朝人所能。又柳賦云。人情藏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語殊有味。然渾而無雕琢。亦惟其時爲然。

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此言德不如才。然使貪使詐。亦何可少。特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弟。輕仁義。棄忠信。捐廉恥。終於小人。而用且多弊。才固不可恃乎。

余友金陵陳季珂。鳴玉。孝廉。性侃直。工畫梅。曾飲秦淮妓樓。被酒。偶汕汚妓衣。妓回顧。遂怒。以燭抵之。曰。汝衣千金耶。妓笑不言。因憶晉書周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使妓知此語。豈非妙謔。然笑而不言。亦雅量也。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賊陷杭州。羽書八百里至京師。三月十三日始見邸抄。傳聞賊前鋒至杭州。城中見大旗。始倉皇閉門。巨寇在郊。何玩之若是。婁敬曰。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辦賊隨賊東西。但尾賊後。方賊圍湖州。意固在杭。特聲東擊西耳。出我不意。鼓行而前。獨松關。杭之吭也。何以不搯而守之。顧祖禹方輿紀要。餘杭縣西北九十里。有獨松嶺。高四十二丈。關在其上。控據險阻。爲郡城西北之嚮要。今賊由武康百餘里至餘杭。又六十里至杭州。獨松關非甌脫也。何以度賊必不由此。遂無重兵。

扼其衝是真不可解者。

余所居湫隘。日遣僕灑掃。讀後漢書陳蕃傳。閉處一室。而庭戶蕪穢。薛勸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乃知古人志量不同如此。余雖卑窮。思之而媿。況宰天下者乎。賤陷蘇城。警報方至。有當軸者。卽樞府卜六壬。占其家之老屋存否。嗚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且玉石崑岡。又何待問。其意中蓋并無山邱華屋之感也。

道光辛丑冬十月。與厲伯符雲賓。硯秋恩賓。昆玉。遊焦山。下榻自然庵。庵濱江倚檻俯檻。奔湍可掬。阮梅橫一畝。蒼蘚滿根。又松寮閣去庵不二百步。飛樓繚曲。江光延繞。水晶庵距江少遠。與石壁庵同。至觀音厓。登吸江亭。遂凌絕頂。西望金陵。東極海門。南瞰五州。北顧揚州。蒼茫無見。以北無山。故目無所限也。由頂降而北。則曰別峯庵。可以望佛紺諸洲。僧云。桃花開時。彌望蘋霞。烟景絕麗。余嘗酒酣。與伯符硯秋坐石壁庵大石上。見銀濤一綫。屈曲西至。天雲旣開。遠帆如鳧鷖。瞬而至前。則嵯峨大舳也。晨登絕頂。海日初上。羣山奔赴。青赤萬狀。寺鐘出於林薄。知僧飯。乃歸庵相與笑談。僧精烹飪。得鮮魚爲膾。以京口酒佐之。薄暮風景尤盛。峯巒拱揖。於寒濤鏜鏜中。如登蓬萊。乘風欲去。惟其時海上多事。戈船如馬。酒罷輒復浩歎。今粵賊旣東。長江失險。傳聞金山塔寺已焚於火。焦山屯兵。登眺文醺之區。變而牧馬矣。

康對山武功志七篇。王阮亭謂其文簡事覈。訓詞爾雅。余嘗讀之。語殊不謬。近日山陽魯通甫一同。孝廉清河縣志與邳州志。饒有史法。文亦樸茂如漢人。且成於一手。非邇來掇拾無義者可比。又有王右軍年

譜，援據精確，筆尤雅馴。

去介休五十里。地名兩渡。左右皆山。迤左爲路。迤右則曲澗。漈洄蟻轉相赴。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其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兩渡近靈石。卽汾水也。或曰：卽冠爵津。水經注：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又曰：累石就路。縈帶巖側。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今梁閣在空山橋如畫。居人傍厓爲屋。飛樓相望。俯瞰清溪。若海內無事。卜鄰其間。亦絕勝也。

余祖居平陽府太平縣南北柴村。去縣城二十五里。明萬歷間。縣令武成修堡其西。卽古晉城也。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村人指爲晉都故址也。距北柴不遠。然無基可考。惟土略墳起。長亘若城垣云。

金陵人爲婚。有傳紅之禮。卽古納采也。儀禮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至女氏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行納采之禮。其言納者。若春秋內納之義。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云納也。金陵之傳紅。則以男女生年日月書之。丹牋爲質。故俗謂之傳紅云。

王莽時。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鑲也。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今犯鑄錢者。無此苛令。然